

又到
高考时

□吴鲁言 文摄



即将参加高考的女儿,从学妹那里收到的鲜花。

放学回家时,向来正经的女儿将一束鲜艳的花儿挡在自己青春无比的花容前,花后传来她激动且略带哽咽的声音:“妈妈,这是学妹学妹们送我的,别人收到的是一朵,我收到的是一束。”

我接过鲜花,数了一下,三朵大的向日葵,三朵火红热烈的玫瑰,共六朵鲜花,下面是大片的向日葵叶子,红、黄、绿,衬托得非常诗意,寓意美好。受女儿情绪的感染,我也兴奋地回答:“太好了,我们高考顺顺利利的!”同时,给女儿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
女儿仍沉浸在感动中,继续说:“有位学妹特意跑进教室来送我,真的好意外,我太幸福了。”

女儿并不认识这位学妹,却在高考前夕收到如此诚挚的祝福,自然感动满满。这是学校对考生的特意安排,也是这个美好时代的和谐之音,我们要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。

1994年,我也参加高考,7月7日至9日。学校在考前一周放假了,同学们都回到各自农村的家里去复习。而我,留下来与另一位往届生住到了邵老师家里。邵老师是我们高三年级的政治老师,家就在我们中兴中学校校园里。清晰地记得,邵老师每天换着菜样为我们补充营养,每天都有不同的鱼、肉、蔬菜。其中有一天,她起得特别早,说要排队去买烤鸭,好像那烤鸭在庄市当地很有名。

那天,她走回来时满身的汗,脸上的眼镜都快滑下来了,米白色的连衣裙都贴在身上。吃饭时,她特意挑出翅膀和鸭腿都给我们,说是吃了腿脚有力,展翅高飞。我们边吃边哈哈大笑,接受着来自像母亲一样的邵老师的恩泽。

作为女生,高考前一天,最担心的事发生了,生理期来了。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。可邵老师

却轻松地对我说:“好事,见红嘛,大吉大利的,保证考中。”那时并没有大规模扩招,落榜是正常的,能考上的都是祖上冒青烟的。后来,我们这两个女生,一个考入税务学校,一个就读金融专业。我是后者,读的是金融证券投资专业。当时,这是一个新兴的专业。

记得高考前晚,我们全校高三师生进城住进镇海教师进修学校,吃饭也在那里,陌生的环境,且晚上依然非常热,蚊子特别多,老师们整夜都在寝室周围轮流值班,为我们点燃蚊香,还为我们送来蒲扇。考场设在镇海中学,从住的进修学校走过去要十多分钟,那是我第一次进入镇海中学。

高考时,怕热的我,考得满头大汗,有位监考老师递给我一条用冰水浸润过的毛巾。因为太热,当时考场里都用大铝盆放了很多冰块。感恩这位不熟识的监考老师送来的冰凉,让我静心答题。

一晃32年过去了,一切冥冥之中似早有安排。32岁时,宝贝女儿出生。今年,女儿也要高考了,她还是有一定压力的,我对她说:高考不是结束,它只是人生中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,更重要的是后面即将开启的大学征程。

学习,永无止境,我们只要从容地走好每一个阶段,做最好的自己,学会思考,不断成长。嘴上这么说,但我这个世俗的妈妈,还是免不了一颗世俗的心,“六一”节开始,每天给女儿发一个小红包,送上一句贴心的祝福语,愿她能考入心仪的大学,有一个广阔的前程。

这天上学前,女儿俏皮地告诉我,考前最后一天,她们要送班主任一件神秘的礼物,同学们都在偷偷地准备中……是啊,又到高考时!无论是如今的考生,还是曾经的考生,都要感恩生命中每一位辛勤付出、用心帮扶我们的老师。

陪读的小灰灰

□秦钦儿 文/摄

院子里的向日葵渐渐打苞,高考的日子一天天临近。

小狗灰灰对此毫不知情。它整日穿梭在葵花丛间,打滚扒土,跟狗尾巴草嬉闹较劲。天晴时便敞着肚皮,懒洋洋卧在露台晒太阳,时不时蹬腿伸腰,变换睡姿。这座天台花园,是它自在的小天地。它不会明白,自己是为陪读,才从朋友家借来寄养在此。

当初接回灰灰,它才三个月大,蜷缩纸箱里不停流口水,一路晕车发抖。半路停车,小家伙蹲在原地寸步不动,身子抖得如同筛糠。儿子拿火腿肠引诱,它毫无兴致,儿子不由得暗自嘀咕莫非是只笨狗。我宽慰他,幼犬刚离开母犬、更换环境,难免局促不安。儿子只得抱着它返程,边走边吐槽:不过一只土狗,娇气堪比宠物犬,沉甸甸赖在怀里不肯下地。灰灰耷拉软耳朵,温顺不挣扎,在怀中慢慢平复情绪。

没过多久,机灵的灰灰迅速适应陪读日常。每晚九点半晚自习结束,它准时飞奔出门,直奔校门口。但凡看见穿校服的学生走出校门,都当作小主人,绕圈蹦跳,凑上前讨要抚摸。终日埋在习题里的高三学子满身疲惫,步履沉重走出校门,忽然被软乎乎的小狗围住,纷纷惊喜驻足,争相伸手摸它。常有俩男生,每日放学都要停下和灰灰玩耍,围着行道树躲猫猫,反复折起它的耳朵。灰灰不停甩头挠耳,却总没法复原,憨态惹得众人欢笑。等

候小主人放学,成了灰灰每日最大的期盼。看见儿子的瞬间,它直立起身蹦跶近半人高,尾巴不停摇晃,喉咙发出细碎呜咽,满是欣喜。

儿子打趣:“你天天无忧无虑,是不用读书考试吧?”我顺势接话:“要不也给它布置试卷,送去上学?”“那它立马就不快乐了。”

啃罐头是灰灰的一大乐事。我一开冰箱,它就摇尾舔嘴。为避免它挑食,每次罐头只喂一半,余下冷藏。它狼吞虎咽吃完,便围着我撒娇讨要,得不到满足就小声哼哼。前日我破例整罐投喂,刚放在地面,灰灰叼起罐头直奔院子,没多久若无其事回来玩耍。午后小憩我猛然想起罐头,去院中寻找,才发现它藏在花丛深处,早已把罐头舔食干净,原来是怕食物被收走,早早藏匿起来。我和儿子说起这件趣事,儿子笑着抱起灰灰高高举起,打趣它小小年纪就懂得藏粮耍心眼。

灰灰的陪伴,有效舒缓了儿子高三备考的紧绷压力。每晚夜宵我都会精心搭配,原本一人份的餐食,慢慢变成一人一犬共享:七只大虾,儿子分四只给灰灰;八块小排,大半都进了小狗肚子。朝夕投喂相伴,一人一狗羁绊渐深。可也正是骨头,险些酿成大祸。灰灰接连两天不吃不喝,便秘腹胀,整日蔫蔫趴窝中。上网查询才知晓,幼犬难以消化肉骨,极易诱发肠梗阻。儿子急得落泪,连忙带它就医输液。万幸灰灰体质顽强,第三天顺利排便,虽略带血丝,第四日便恢复食欲、活蹦乱跳,悬在我们心头的石头终于落地。

最让灰灰落寞的,是目送儿子上学。孩子走到院门折返,丢下一根火腿肠,关上阳台玻璃门。灰灰隔着玻璃静静伫立,望着小主人下楼远去,眼底满是不舍与委屈。

某天儿子忽然问我:“高考结束,灰灰能不能留下,不再还给原主人?”我笑着反问:“刚抱来时你还嫌弃它不起眼,如今反倒舍不得了?”“相处久了越看越乖巧。”儿子再三央求留下小狗。我一口应允。倘若灰灰能开口说话,想来此刻早已欢喜应声。



小狗灰灰